



翻刻

左繡

十七六

□ 12
3186
10



口 12
號 3186
卷 10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德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四第十七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林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夏邾界我

來奔無傳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傳

左繡

春秋經傳

卷十七 襄公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〇日
贈求

御案。經晉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由乎曲沃而入也。非也。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而兵敗之後。仍入曲沃。故春秋執其實而晉之。如公羊之言。當先晉入曲沃。後晉入晉矣。朱批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內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

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

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林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

于是焉始故謹而日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救徐之類皆不書

已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

孝公姊妹○喪如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補正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

母喪之而不徹樂不祖無涓陽之情直無寒泉之思矣妙又不從正義作斷却闕開扯一淡語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涓陽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涓陽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無

渭陽之情言不思舅氏也。

甫能殺人遂為人殺所謂命不於常也結斷緊切。

殺得出于不意敘事亦最駭疾與之相稱筆有化工。

趙便帶入納公子黃一筆歸結一案再抽筆斷結一案凡事有兩案而實主不同者都用此法。

禮同姓之國勝之則齊不當勝於晉蓋以析歸父姬姓也齊侯使之勝者歟。

隣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于母之兄弟乎。

陳侯如楚也。朝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名之。二慶虎及

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使慶樂往殺之。慶

二慶之族二慶畏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不書叛不以告。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遂殺慶

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也。肆即肆赦之肆。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

抑晉嫁于同姓而齊勝于異姓並失之也。

此篇以納曲沃始奔曲沃終前後以天字為眼目分作三段讀。

首段敘樂盈入晉事藩載而來帥甲而去夜而見晝而入既有密謀復得入助

似可有成而無如其逆天何也蓋晉午一言已定一篇之局矣凡文有先斷後

叙者此類是也及其士伏末段因獻子領中段通辭線索若網在綱

自藩載至伏觴筆筆寫得機密之至自樂作至徧拜筆筆寫得愆惡之至蓋居

然一勅敵矣。咀華云此等皆從樂盈親眼看見親耳

聽見故妙愚謂其神理全在盈出徧拜之接得緊而活也。

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

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樂盈邑也。補

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樂氏按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即以宗邑為采邑未可知也。樂

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

智又。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

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

善挑人之隱衷 陳氏

次段叙魏氏為樂所因而王鮒強取之
末段叙晉伐為樂力臣而斐豹擊殺之
趙乘之公鮒傷樂覆而天之所廢終不
能興矣兩段各以初字提頭一樣追叙
照曲沃奔曲沃亦相對作段落合首段
蓋一頭兩脚格、看來兩段以中段為
主故叙議特加精彩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樂作午言曰今也

得樂孺子何如孺子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謝眾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

人絳獻子魏舒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

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

年莊姬譖之韓趙方睦韓趙方睦韓起讓趙中行氏以伐秦之

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厲違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四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釐之
行偃於中軍子荀盈也少
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正義曰十三
年傳荀盈卒十四年傳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年當十
六言十七傳寫誤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
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
是同五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

唐荆川曰以提為接筆勢峻峭植子
之謀情切透露 朱批

文字各有片段如中間申說因魏獻子
處雖插叙五家却以魏氏為主故以私
焉作提與之作敘又排叙用錯綜法而
以兩怨樂氏為眼目末以與之實主
相形成前偶後奇章法參差中仍自整
整有條也 申說善叙自是專門朱批
唐錫周曰若由他人手當云或告宣子
曰樂氏至矣按得非不佳然欲轉到樂
王鮒未免另起頭緒文妙在先嵌入王

與大夫與之七傳十年七與大夫不同劉炫謂若夫公

車不應曲附樂氏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

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

樂王鮒鮒音附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

走如字一音奏 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

鮒侍坐然後徒接樂氏行文至此致有苦心

前段詳叙樂氏之多怨見鮒之者之其勢甚難然樂氏世有功於晉欲去之也其勢亦難故虽宣子不能無懼視線竄以入起乘執手諸子之用心亦苦矣

孫執升

此應變之訣俾評

正妙在制以倉卒使無所措其手足全

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正義曰周禮八

柄爵祿予置生為賞奪廢誅為罰二事分為將何懼

八名此時臨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將何懼

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亦恰有此機會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有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絰恰與潘載相

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綬一云哀冒絰三者皆墨之

也正義曰詐為夫人也經書樂盈入在祀孝公葬

後諸侯既葬除服而此猶絰絰者葬祀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當在其前也

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

觀備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

狐疑

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三子在君所願韓知等

矣不令前文落空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

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切命驅之出僕請所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不

與已之遺還治其人之身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

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變氏之力

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

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

因克亂在稽番議論連墨袁婦輩亦寫作鮒調撥皆文字唯恐單薄不成

一賊字一君字倉卒中正名定分只兩語而使人去就了然

一面如固宮一面逆魏舒一面請驂乘一面遂超乘一面僕請一面之公一面

逆階執手一面賂以曲沃寫盡一時情事寫倉皇使極倉皇寫機警便極機警

織悉畢具筆筆化工

王或庵曰凡接處用提筆最妙文欲勁欲靈平接順通固不足言勁即遙接而

無登拔之致亦不足言靈乃遙接中有提後事而後接前事之法如此傳序樂

王鮒斐豹是矣悟此方可言提筆

●注明作盟。莫圖本閩本監本毛本 校勘

●死之謂出死力也。傳末首子重賂之。使無死同意。

前云藩載及其士。又云帥曲沃之甲。正不知有多少精兵猛將。此處點出三人。寫來與摧枯拉朽相似。暗暗為胥午語下註脚也。認女於天借作一點而首尾呼應了。然矣。脚也。陸大瀾朱批。寫督戎極詳。寫樂魴極略。以樂樂為中權。只叙二個人。而章法不苟如此。

●免勉同音。

●注樂作樂。宋本淳熙本校勘。

●申鮮虞之了傳等

所謂俗本是也。校勘

杜註傳言齊侯廢舊臣在勇力。蓋為見弑張本也。作三段讀。首段末段叙也。中段議也。平仲論君子論臣而以論君為主。恃勇力而伐盟主。承上起下。為一篇之大旨。恰作中權以攝首尾。至首段詳其人末段詳其事。各以一字兩字提頭。作類叙章法。極其整齊。蓋又出一格矣。

●罕成一本釋文

左氏叙戰于將卒番番變換。此番只是極寫其勇力三字。便覺軍容十分武怒。絕妙筆情。朱批。

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著督戎從之。踰隱而明如日。

待之。督戎踰人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無謀。孫云對叙二。

臺後。樂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死之。言如命賊矢迫及君屋。女必死之。鞅用劔以。所以督其力戰也。林謂及君屋非。

帥卒。用劔短兵接。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敵欲致死。子戎車。遇樂樂。

樂盈。日樂免之。免當是。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勉字之訛。不捨女罪。

樂射之不中。又注。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櫟。槐而覆。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

之。魴樂氏族。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

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

鮮虞。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上之登。御邢。

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

右。左翼曰啓。罷音皮。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右。又音彼。皮買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

為右。大殿。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語語照定後文。凡九點君字。崔杼口中。便爾直露殺機。文有事在此。而意已在彼者。此類是也。

●按史記乃完之曾孫。補正

把君看得直如兒戲。晏陳聞此而不蚤為之所。亦可怪已。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林間音有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

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

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

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由伐衛引入伐晉。由將伐晉轉出遂伐晉。設落分明。結處拖叙。筆蓋隱隱見勇力之不足恃。而盟主之不易伐也。以旁筆反照收拾通篇。大旨掉尾特奇。

●魯語平丘之會。子服惠伯云。使叔孫豹以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椅。止晏棄焉。邯鄲勝即趙勝。晏棄即晏聲。魯師次于雍榆。蓋有晉命。傳偶不能詳。救梁曰言救後次。非救也。啖氏曰。凡救當奮命以往救。次失救道也。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諸家多以之皆不考事實。而曰文生。謂之得經旨。可乎。

趙氏
●鷺音來。外傳作萊。古字通。惠補

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一

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一。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行戶郎反。

如張武軍于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補正。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正義張謂張設築。取晉邑而守之。

作之具。服云。張設旗鼓也。邯鄲。補正。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邯鄲。唐武德二年置。邯鄲原縣。

按邯鄲當是二地。文六年殺公子樂于邯。是也。封少

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鷺。趙勝趙梅之子。

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鷺齊大夫。勝音升。一申證反。正義東陽之師下文叔孫豹所帥者。

此篇作兩截讀前半寫臧孫廢長立幼後半寫臧孫犯門斬關前為季孫所訪却因愛而得怒後為孟孫所讎且因惡而得盟文中孟孫惡臧孫二句是一篇之提綱美疾藥石一節是一篇之轉板各掌惡臣問盟首一段是一篇之結束逐件叙來申如足練而描寫生動聲情各有是一首有哭有笑文字

又看此傳臧紇出奔邾事以斬鹿門以出句為主前叙公鉏之廢孟孫之讎部是先經以如事後叙大蔡之請孟楸之盟都是後經以終義而廢長立幼着着是智犯門斬關着着是智不足一生敗缺却于自己口中評論出來亦前案後斷格未以雙孟楸語作結所謂巧人做事拙人相一經指破悔不可追借作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也

○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李氏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屬大夫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子無然亦前後暗對處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

○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既獻已獻臧孫命北尚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

○澡音早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召

尾字字傳爽然自失之神矣

罪狀在犯門斬關病根在廢長立幼而發機在豐點立錫贈網在圍戒甲從至如防請後致防奔齊詞愈巧而情愈窮而千紀之書何所逃乎聰明人做犯拙事作者蓋為寫生也宋批

●令公鉏與堂下拜者齒也彫

起至出為公宰正寫臧孫病根申豐閉子馬首尾特與臧孫反照蓋兩人皆善處入骨肉之間者也一則與入父言依于慈一則與入子言依于孝臧孫知此何至作不順施不怒自陷于犯門斬關之戾乎

●教公鉏以孝敬說論甚正而欲其富倍季子則不仁甚矣月峯

唐錫周曰舍其出宰結往季氏立悼子

公鉏見有許多不順不怨在使與之齒唐云衆實公鉏齊失

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正義曰

無常位也

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我姦回不軌禍倍下

謂悼子為季氏下為孟孫意同

民可也禍甚于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故公鉏

季氏安矣然而臧氏危矣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馮登提此二語
承上起下絕妙筆法一語一篇之骨
不提于起手而留作轉振乃又一變調
也

苟立錫請讎臧氏立幼以仇立幼不必
別尋頭緒絕倒

武仲春秋以知名者也乃為入任廢
嫡立庶痛悔何益故曰明有所不見聰
有所不聞武仲之謂也許應元

孔氏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
于東方此立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
面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
故前過趙氏

虎亦此處蚤有所動也
季氏家
孟孫惡臧孫
季

富又出為公左宰
臣仕于公
孟孫惡臧孫
季

孫愛之
愛其成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之賤子孺

子秩之弟孝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
再三云

點都簞之廉友
唐云徒入臧氏天然令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固自

氏與公鉏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當立

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
為定之猶為有力今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
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

對非所問妙
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統云欲
且夫子之命也
遂誣
遂立羯秩

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疢也
常志相順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戾

疾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愈已疾也
正義曰

與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指鬪伯此二十
六年傳夫不惡女子指天子夫獨無族姻乎指晉三

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指尹何等皆以所斥前
人為夫也按夫猶彼也音扶有作本音解者非

疾

疾

八莊字
生莊字
說莊字
中丁狀

公鉏兩番機鋒字字尖穎有蜻蜓點水
之妙然此是行文實主映帶一定之法
或書其以子請父則失之矣之妙以上此
立錫下本可徑接閉門作難却嫌少停
頓因叙入哭一番問答冷情事紆曲有
致亦借作末上起下其筆法與前二提
句正同細看此段不但為此處小
停頓承轉之妙實一篇之中權也蓋武
仲若非季孫愛之前不出力為廢廢長
立幼後自不至受盟犯門斬關故于事
則臧孫為瞻前顧後慎恨無窮于文則
左氏為左顧右盼躊躇滿志緊緊抱
定提處一句落筆亦自成一片段也
其言曲盡然何以不能自解而終不
免于疾疢也楊慎

●石砭石也。服虔。魏世倣曰。純至此始知公鉏非常人。心悔前奉之誤。稱將及已。哀而多涕。乃為此言以弭怨。亦何及矣。朱批。

聞戒甲從。事事犯拙。視前飲酒為客時。何等應手。即為來絕倒。聞戒甲從已。自錯服藥石。犯門斬關。則竟發狂疾矣。究竟美疾中了病根。非藥石之罪也。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林此武仲作不順于先。今知禍。

之將及。故有所感而甚哀多涕也。其御不解而問。據理以答。此所以為多知矣。孟氏閉門告。

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離臧氏。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天。隧。正。正。

義曰。隧。正屬。司徒。臧為司。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畏孟氏。故從。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

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正義曰。邾在魯。

東南出此。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買。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

縣所。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姪。穆。姜。之。姨。子。也。

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正義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同出俱嫁也。據父言之。子則謂之從母。但

子效父語。亦呼為姨。故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

立之。叔耐。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龜。出。蔡。地。因。以。為。名。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林。近。祖。廟。為。宗。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弟。恤。紇之罪。不

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

補叙臧孫出身。并詳賈為立後。全因廢立相類。特借作映襯。史家因此及彼。附叙甚多。况事本連類乎。真天生妙事。成此妙文者。

一、面告賈、一面來告却將遂自為也。趁勢帶出手法最簡而捷。口口說智不足却仍舊處處使乘弄巧。不但據防求後依然腹中鱗甲即國有人焉亦原是口吻。雌黃蓋罪其跡而木誅其心也。自要君之論定而統始心折九京矣。

言以謂之亦以消出鑄宿憤也。

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

請賈使為遂自為也此更顯便不比乃弟作事費力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也非敢私請為其

也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宜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

為要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人泛

林註防邑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長

立少季孫所忌故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

一路散敘來臨了變作兩賓一主整整相對之筆熱鬧排場文家最喜掉尾為其能激起通身神采也兩賓恰借應前半篇一主自收應後半篇篇法完密之至

唐錫周曰全篇節奏極其緊簇至末忽出宕軼之句頓覺通體烟波縹渺俞寧世曰夫君子處人家國之事正者未必即禍邪者未必即福李世勣請立武昭儀而敬業之族即由昭儀郭崇韜立劉夫人以媚莊宗而殺崇韜者劉夫入也况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臧孫迎其欲而立其少能保其終不變乎

孫名外史蓋魯對曰盟東門氏也林在宣公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

叔孫氏也林在成公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

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于亦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不言之言。意在言表。作者以此說經後人亦須以此讀傳。

孟子載華周杞梁云云。此處兩人一同載甲夜入。一同先遇賂盟。自應同辭。而對同獲而死。文于華周獨詳其却賂之詞。于杞梁獨詳其却弔之妻。要是有文不欲犯複。又不可偏枯。故作此互見文法耳。作史者。大都不出此種剪裁會其意于言外可也。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

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傷莒邑。

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還音旋。明

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

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

國益懼。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

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齊侯絕句。一讀。對曰。以見字絕句。按後說以齊侯向下為長。

多則多矣。林戰功日多。下多字多也。抑君似鼠夫。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為少矣。

華周之對。杞妻之辭。都以兩意反復。相應為章法。有禮有詞。不但善哭矣。

●孔氏曰。檀弓云云。趙說可並見。賤者野受弔。謂之郊弔。所謂君遇。概使人弔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斂。則郊弔非士也。注與正義皆失之。惠補。

齊侯之田。亦美疾也。臧孫懲沸。美吹冷。藿矣。

林多字上下別文。恐非是。多則多矣。言非不多也。又甚明矣。

前後各有抑字。一折即借此相應作章法。

法。

●唐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庶
故鼠不穴惠補

●寧字与乱字对看。

●如何即而何。校勘

因近事之得却轉而斷其前事之失悟
此文訣則抑中有揚揚中有抑無不知
意史家評斷于美惡互見處又大都不
出此種範圍

唐錫周曰前篇並不置褒貶却于此篇
斷定有山鳴谷應之妙 朱此

●夏書今大禹謨

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
鼠不敢穿寢廟

堵以為穴者唯畏人故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何畏
之有蓋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
處是畏。大。鼠。今。君。竟。兩。兩。對。說。惡。極。
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
人也。

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
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而不容於魯國
齊禍。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
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順事怨施也。
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
子。

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

子八世孫慶氏之○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大饑林大饑

者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議論文字問答亦取相配宣子問一不
朽穆叔却對兩層故于問處亦特將未

徐伯鳴云如晉本賀克樂氏宣子所以

對頓挫出兩番來何謂是之謂一虛一實與下以豹所聞豹聞之一駁一解正相稱也。世祿非不朽文仲是不朽先用矣說三立是不朽祿大非不朽後用申說反正各寫兩番總以一順一逆為章法。世祿二字尚是周旋語若從上古說來誰非黃炎之子孫其以世家為獨步耶。三立說始於此要其本則在於德穆叔此言亦可謂不朽矣然先述文仲立言則其所重猶非第一也。當居高食祿者說此竝然孫執升。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堯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為天子國于晉陽以陶冠唐曰陶唐氏說本正義。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在周為唐杜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己世為典家穆

三立之說始於此今則已為常談詩立猶見也高誘呂覽注。特舉臧文仲亦似淺之乎不朽矣不知宣子大涉自誇幾不知天高地厚故只小小說一文仲以對之所以殺其驕矜之氣也下再將三不朽重作鋪排見天地之大有如許不朽而區區世祿不足當劍首一吹斯亦當爽然自失也已。

此兩事前重後輕格前重故有提有應後輕故一帶便足亦格之變者局法與秦晉麻隧之戰同。寓書自作一首妙文讀賄名雙起以下申說先極論賄之不可有次極論名之

左傳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見得我魯三家亦非少遜者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古

不可無尚。是分說。生我浚我。二語重將。照名申說。見無賄方有名。有賄即無名。末更單煞賄字。以對針重幣。又以無賄為主也。辭音痛切。而風調和平。法言與言兼而有之。辭令之極則。

●沈作滅。字既本。言沈溺於貨財也。支。何其沈溺而不反也。觀止。

兩聞字與後兩謂字相照。所謂名也。令德。令名不平。重在名字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耳。俞評德以勸君子。名以動小人。宣子品地在君子小人之間。故兩路說來。自然動聽亦佳。

從賄說到貳。從貳說到壞。又以公室與吾子兩路夾說。而注重宣子。凡六點。字字使人不得往。亦終日忘疲矣。前後語意極其嚴峻。中間却作寬緩之

筆疾徐相赴節奏最佳

●劈起將令德令名與重幣對較。持論正大。其寫德名處作贊歎語。寫重幣處作危激語。迴環往復。割切詳明。宜乎宣子之傾心而受諫也。觀止。

暗煞名字用雙調。明煞賄字用單調。以譬喻作掉尾。筆有餘妍。悠然不盡。兩鍊辭絕勁。附上有重字字。尤有應結出身字。單指吾子說。益不獨壞國以及家矣。更進一步言下。凜凜尤妙。在只一語便住。令之自思。語多則反減生趣。

●校讀如守。安知家無燒死者。隲氏。無貳爾心。遠至邇安等語。當指此事而言。至明年鄭入陳。此行可謂一舉兩得矣。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也。武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也。賴。恃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沒一音妹。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君子樂美其道。為邦。上帝臨之。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不敢懷。一心所以濟令名。令名。與字妙解。

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寧。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服虔讀焚為償。言僮也。正義曰。象不燒死。故訓為斃。

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

○一本作是以請罪焉。徐上請音情。按周禮條狼氏註。大夫受命以出。餘事專不復請。亦音情也。

宋本作施陳猶言加兵於陳校勘

●張氏洽曰於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
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
鄭不爭又十年而一再伐吳急吳而緩
他國也朱批

此二節連讀既伐晉而懼閔將有晉師
都步步為紘公悅晉伏厥文子語承上
起下不獨指外寇并內奸亦暗照在內
觀未特叙崔杼送師伐莒此踰牆之堅
冰也楚如齊聘且請期齊如楚辭且乞
師兩邊作亂終歸無益而齊侯兵在其
頸矣文字須通長讀若只就本文着解
便不見得朱批

敢不稽首為明年鄭人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

功而還為下吳名射鳩起本似鼠之訛指矣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還啟疆如

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

示遠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藏也族類也取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之師使陳其族還自害也

無字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

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

出侵之言無信也基漢書作兀如淳川音基古基作基亦作晉兀即古其字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乞師

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

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

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簡甚

楚子伐鄭諸侯救鄭晉侯求御于鄭鄭人卜可見此篇以宛射犬為土兵凶戰危此何等事而以坐外食後之故頓志部婁松柏之戒雖張輔躒保可恨而取自搏入猶能自免否則與入楚師竟為華元之續公孫之亟其與羊斟非人曾得未滅乎哉此卜吉時所不料也已此篇只寫一亟字太叔着意丁寧固明

方軫之語 郭璞曰 後曰 木橫

轉印 轉之 假借 應補

知其亟而戒之也。二子多般傲作亦明。知其亟而戒之也。入不告出不待亟字。正面作弄得暢快有趣。曩志入今則怯。亟字假意遊飾得輕巧入情。到此纔認得公孫之亟。大國不可恃。部婁不可忽。而人果無眾寡。兩人幾為一人所算也。只得笑而解之。而領教多矣。通體用筆極簡。寫意極工。左氏于極沒緊要事。往往偏寫得神致。如生以自娛。娛天下後世。游戲三昧。即小題亦屬聖手也。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甲下之。犬叔游吉。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言在上者猶夫人耳。無大小之異。正義云。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乃大夫。我不下之。語亦未肯。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部浦口扶荷。二反。婁路口力侯。二反。時射。犬只。張幣輔。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恨故迎敵。皆取胃於橐而入。壘皆下搏入以投收。不告而馳。

面面皆活。所以為佳。五點皆字。不着筆。分寫其意。只要脫出。皆笑曰。亟一句耳。敘述最簡。潔有法。前後兩番往復。都兜裏射犬語在中間。作主腦。工整無以復過。王或菴曰。二子負絕人技勇。激射犬以見已能事近戲。非勝負所關。然楚所以不敢犯晉者。此舉未必非一助。左氏為二子寫得神。毛髮皆動。而先序大叔之言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已伏後案。又曰。部婁無松柏。五字中。孕奇毓幻。萬象包羅。

禽狹囚。禽獲。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趨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舒鳩楚屬國。名。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

楚。舒鳩楚屬國。名。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欲與共伐楚。

楚。舒鳩楚屬國。名。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欲與共伐楚。

無信人。只好騙一遭。處若輩。只數語已足。情理兼到之筆。只待其卒三字。王者亦有此心。却滿肚皮。是以善養人。伯者亦有此心。却滿肚皮。是以善服人。君子小人。皆以是觀之。

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楚之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

可。令尹蕩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

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據周語。為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文二年。即穆叔如周聘。位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犬路。犬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揮子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醜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在。程鄭其有亡。屢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

左傳

春秋左傳

卷十七

十七

程鄭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也。然明斷其將死而憂。大旨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疇之者也。理直而詞甚曲。只是一意分作兩層說。以順逆虛實為轉換而已。程鄭亦悼公新政官人之一。何遂如然明所譏。看開手着。雙字。顯得是兩截人物。伏一篇議論之根矣。

程鄭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也。然明斷其將死而憂。大旨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疇之者也。理直而詞甚曲。只是一意分作兩層說。以順逆虛實為轉換而已。程鄭亦悼公新政官人之一。何遂如然明所譏。看開手着。雙字。顯得是兩截人物。伏一篇議論之根矣。

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正義曰程鄭以佞媚
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故知其將有亡
釁惑疾而憂何休以善言不可出口。難之非也。趙文
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
是失常復何怪乎。言求降乃智人所為。非程鄭所
及。今問及此其將亡乎。否則死也。林註若不在程鄭
之身。其家將有出亡之釁。若其不亡其
必程鄭身有惑易喪志之疾。一何辭費。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

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林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秋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

誤。○重直龍反。○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

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

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

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

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於葛反。徐音謁。林諸樊卒。餘祭立。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郟也。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七

此處公綽頗有料敵之智。當自靜中得來。然欲其折衝樽俎。固非所及耳。先推其心。後指其事。必作兩層洗發。此左氏之定例也。

●王惑菴曰。以婦人起。索弑君之由也。當知其下筆之嚴。垂戒之意。朱批。

此篇傳崔杼弑君事。前後夾叙許多死亡。全以晏子一段議論為主。亦兩頭叙中間斷格。

凡分四截讀。第一截。又分兩層。前一層。是原叙。以娶棠姜為弑君因緣。後一層。是正叙。以通棠姜為弑君把柄。各以遂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綽徐本作卓音同昌若反。不在病我

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

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正義曰楚僭王號縣

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傳即因而言之猶鄭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

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

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正義曰遠義不克曰丁。臣出自桓不可

公小白東郭偃之祖。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之

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吉。阿崔子。正義曰史筮人

也史有多人皆言吉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

中男故曰夫變而為與故曰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

從風。允為少女是為妻也。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風隕妻為初。且其

與上句對補正陸氏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也。且其

取之遂弑之對然為段落第二截亦分兩層前一層是叙晏子不輕死亡以諸人死亡相陪作起訖後一層是叙晏子不輕盟軟以崔慶立公盟公作起訖兩節詳略相承各以社稷為眼目第三截亦分兩層前一層寫太史之死為守經後一層寫鮮虞之奔為達權與前諸人相似而不同與晏子又相反而適類末一截詳叙崔杼基不成禮以了弑君一案正文蓋本傳自為首尾也前後叙事變動中間議論精奇夫唯左公兩居其勝。文必有案有斷今此文于齊莊之淫崔杼之逆諸人之死亡一饒不置褒貶而隱隱都評定于晏子曰中結構奇絕。

遂取之。莊公通焉。兩句轉接甚緊。却不
得連片讀。取。美是先叙後束。通。美是先
領後叙。一順一逆。段落有法。

●哀和賜冠以縱活昏。二君如出一轍。
陳氏

崔子因是杜註。因是怒。公愚謂此是歇
後語。本連下欲弑公。却半句縮住。而以
間伐晉橫插于中。也。左氏叙法無變不
備。此亦其一耳。

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動。據于蒺藜。所

特傷也。坎為險。充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如後夫。何。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林駮。數也。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

崔子其無冠乎。作。欲語絕。則人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林謾詞。崔子因是。又

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于晉。而不獲。間公鞭待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

閒公。同公。閒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

公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

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

請盟。弗許。請自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

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

○侍人賈舉。雖以鞭之。故問公。猶與諸人同死。猶齊侯。徒人費。雖鞭見血。而伏公。而出歸死門內。此傳見侍人二字。重出。以為別下賈。而此是文勢。似非為別二人。安知侍人之必不致死哉。

俞寧世曰。三門字。作眉目。請盟。請。亦內有多少。延推。或死。或亡。外有多少。擾亂。其實是一時事。特門為之。隔耳。兩處叙寫。而以閉門。門啟。闔。妙絕。俞寧世詳此。見公死。非為社稷。為晏子。語起本

半。請下四字。乃借端上四字。乃本旨。

此將來之北甲也。

孫云。崔杼以姜與公。故借出。

公來。

連寫三。

求還廟。

自殺也。

言崔子宮近公宮。

宮或淫者詐稱。

○既以公為盜而稱陪臣。是知而為不知之詞也。

叙諸人之死。八人總叙。仲父叙其事。申。蒯叙其官。慶叙其地。詳略倒順各極。其變此等皆為晏子反襯。所謂親暱者也。大史鮮虞又另叙在後。不惟與此數人身分不同。亦前後分開。首尾以。兜裏晏子在中間。作章法奇絕妙絕。突何之奔偏。又插叙晏子傳中作一隔。

全前後又以二死一亡相間而寫佈置如繡壤相錯。○卓然不同流俗。陳評。此篇只出色寫一晏子。語語有經有權。不隨不激。前後紛紛死亡。全不知有社稷二字。眾人之死。死輕于鴻毛。晏子之不死。死重于泰山。兩兩相形。真所謂璇琰之藉。無過白茅也。注意中權餘皆不層。乃又一變格矣。前後多少人物事務。無不歸根結底。于此。此真常山寶符精神。全在擊中變格中。第一首作意文字。極似以不死不亡陪不歸。却不知全借不歸形不死不亡。故于不歸只用輕筆一帶。而以重筆透發不死不亡。持論極老。著語極圓。死亡凡說三遍。首是虛。

公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

不知他命。干讀曰狂。振側柳反。又于俱反。說文云。振。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一音限。行去聲。公。日。又。射。則。前。甲。與。內。也。集。矢。矣。

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

敖封具鐸。爨襄伊僕。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愛者。與公共死於

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

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幣。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

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慶蔑于平陰。

慶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已與眾。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

臣無異。奇。在。又。不。歸。皆。但。不。死。不。亡。夫。人。而。能。之。矣。君民者。豈以陵民

乎。曰。君死安歸。既死何所歸也。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

不徒求祿。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皆為社稷。平。日。從。君。于。身。雖。死。亦。鼠。首。之。狗。耳。私

謂以公。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明指。崔。杼。却。說。得。隱。暱。妙。甚。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說中是實說未併暗指崔杼說社稷凡說兩遍一是泛論其理一是切論其事道理雪亮而以夷猶滄蕩出之故是此公本色

有極其妻子怕死杜撰一番議論掩飾當時耳目者愚謂若是怕死則巡歸耳何敢入哭盡哀使崔子聽或人之言亦與大史等矣况仰天而嘆陡易盟首直擧二凶之鋒尤非怕死者所能道隻字也論古人不設身處地為贊為譏都無是處

逆賊敢干滅君不敢滅賢陳評
晏了不避君患忠矣故以崔子之大惡猶知舍之以得民亦其良心不自泯滅處不然太史死者三人又何有於晏子哉月峯

改載書一段英氣勃勃八面皆鋒既不說不與亦不說竟與只是使他認不得又使他推不得無此機辯亦忠君利社稷不成

後之背君媚賊求一日之榮者媿死南史更壯陳評
太史書曰云云遙接遂弑之陡將本傳正文一醒極起伏斷續之奇他處或以叙作斷此獨以斷作叙奇絕
餘人是反襯晏子此則正襯晏子嗣書執簡未為非也但晏子處此當別有道耳須知晏子為太史亦必書法不隱但不肯與私暱輩一樣束手就戮留此身為社稷主持也後世如狄梁公得其旨矣

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將庸何林人謂崔子

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既不必死又不必亡則亦何用歸也補正東山趙氏曰即覆說上文君

死安歸以公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枕已股興三踊而出之意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之思此晏子權足制奸與下改盟一様作用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

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於靈

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丁丑崔杼立而相

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夫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

二人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

史氏齊史之在外者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曰君昏不

成趣縛直轉反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襄公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襄公

特詳鮮虞語。蓋恐不能死者。藉晏子為口實也。傳世之文。道理定圓足無弊。然又妙在知匿其驪。仍借便照顧。非其私。驪一筆。否則上三句。直是罵晏子矣。豈不自相矛盾耶。作者細密如是。以上了私驪案。末數語。了君為社稷死。亡案。一篇首尾。都歸結晏子文內。不知晏子為前後註脚。前後為晏子註脚。嘻。妙至此乎。莫可名言之矣。精神全聚中間。首尾散敘。置若不經意。另一格也。

●王恣菴曰。以太史明大義。結案霜斷秋巖。下又生出一閭丘嬰之妻。為棠姜之映。文情奇妙。朱批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驪。○語句法獨別。○匿藏也。○驪親也。○匿女力

反。○驪女。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奔中狹道。○奔嬰。○此等皆于寄傳中與。○醒。○正。○傳。○之法。○於檢於廉二反。○嬰

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林一人與。○鮮虞頗有權術。○以此。○晏子則小。○巫大。○巫。○一人戰耳。○便。○不。○懼。○衆。○便。○不。○可。○常。○同。○視。○晏子。○兩。○番。○鹿。○

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變。○甲。○象。○耶。○激。○射。○和。○在。○筆。○墨。○之。○外。○側。○瘞。○埋。○之。○

諸士孫之里。○七孫人姓因各里死。○四嬰。○喪車之飾。○嬰所甲反。○正義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為嬰鄭

云漢禮嬰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

●魏水叔曰。餘波震蕩。間情瑣屑。按鮮虞奔魯。僕質于野。以喪莊公。二十七年。崔杼死。楚人召之。為右尹。徐揚貢曰。結莊公冷然淒然。為淫昏之戒。並朱批

●齊之伐晉。大夫國人所不欲。公又不。用諫。今弒以立新君也。以此言解說也。崔杼欲弒公。以說于晉。事適投合。以個一大罪科。為國說之。計固莊公之所自取焉。而崔氏罪自若。

男女以班。本連自六正以下。但晉侯亦須有分。却又與宗器樂器串合。不得故

布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天子八嬰加龍嬰。○諸侯六嬰。○繡嬰。○大夫四嬰而已。○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正義曰。○下車。○龍。○惡。○之。○車。○非。○良。○車。○也。○服。○虔。○以。○為。○遣。○車。○乃是明器塗車芻靈之類矣。○葬用兵甲。○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比軍伍。○投土軍陳。○至茂陵。○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

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晉也。○劉炫

云見晉讎既死。○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新君復從晉也。○於晉不通

諸侯故不書鉏。○男女以班。○正義曰。○男女分別將以隰朋之曾孫。○略晉服謂示晉以恐懼服

提出作頭。而以賂晉侯。何。插叙于中。末以皆有賂。總結兩賂字。一順一倒。對作草法。不板不復。裁剪至佳。凡用賂。未有若此之破費者。不惟以莊公說實。恐以崔杼討也。止。奢求地。可謂失之于晉。取償于衛矣。

賄賂之行至此。傳評

伐國聞喪而還。語其常也。今齊人弒君而伯王用師焉。是討賊也。非伐喪也。誰謂其宜退哉。傳不訊晉侯受賂者。以其惡顯明。無俟貶駁。元凱斯言。殊爭大義。附注

師旅是出者。處守是居者。繼承上六正以下言。茅評

黃仲炎曰。齊取朝歌。晉人之私憾。存於其君。天下之大惡。今夷儀之會。齊以

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自六正。三軍之六

五吏三十師。五吏。文職三十師。武職皆軍卿之屬。正義曰。吏者治也。故為文職。師

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為三十師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三軍之大

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及處守者皆也。師旅。小將師。

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皆有貨財之賂耳。補正。亦以男女之賂為非。晉侯許

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正義曰。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劉以齊弒君後。晉始

來伐而規杜氏非也。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

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

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

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置衛侯妻子於齊

以質。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

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

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日將巡城。不

弒君說。而晉遂狀之。是知有一已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朱批

家鉉翁曰。晉受賂。與之盟。而乏其位。於是知晉平之不競矣。朱批

四字自是詞家語。入敘事。竟非當行。茅評

此傳。實入陳事。見陳以不義見入。而鄭以義安之前。從井埋木刊叙起。不知當如何修怨。讀至終篇。種種出入。意表庶幾王者之師。

子展子產凡寫三遍第一遍總寫第二遍分而仍串第三遍則兩兩對寫未又暗用總結步步精細無一率筆

●高閔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舍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况饋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經無貶辭朱批

●秉禮守義禁暴斲兵儼然聖主討罪之幸何幸于五伯之季見之陳評以詐入以正歸此等舉動雖桓文何以加焉朱批

載公以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

曰舍而毋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

之而已故亦相映處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禁侵掠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

於朝纍自囚係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

人數不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

盟從前齊政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令尹屈建正義曰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者

服杜皆以令因伐舒鳩追叙之其實遠子馮卒在此盟前故

尹為屈建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楚盟于宋傳

此公出手便自藹然可親范城趙興基于此矣又門

弭兵之盟成于向成而實發于趙武兵其少弭兵可以弭呼應自然中分兩層前三句是弭兵之機事猶在入後三句是弭兵之理事全在已兩意相承而首尾以順提倒應為章法小文無一字苟也從齊新得政遞到知楚令尹又霸業轉關處中分上至為章法

●弭兵則威削于外晉所以有黃池之羞民附于內趙所以能與晉相之甲又門

左氏叙戰大都略事詳謀否或略謀詳事此獨先謀後事整整詳寫兩遍章法適稱是一首平正文字

通篇兩頭叙中間議中段本與後段相連而隘乃禽也必為吳禽起訖呼應却句句抱定首段是亦以中間貫兩頭兵法章法煞甚緊嚴也

始也右先全退吳以居其間而為難繼也私卒簡師又以傳其軍而成禽無他楚能變而吳不能變也不能變則印板兵法矣文亦猶是

一首分辨文字隨難隨解字字機鋒四出知字字入清入理趙文子所謂順也通體是一頭兩腳格三問三答最是問陳之罪極難措辭此處說透下便迎刃而解故文字首段詳下兩段略細味夫子晉為伯鄭入陳云可以知此題之

左肅

春秋左傳

○楚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舒鳩人前屈建

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

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

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人居其間七日楚

兩軍之間與吳相遇而退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

墊墊方方言云下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

也也丁念反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遂逐五子至其本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

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

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

也與立冠緇兵事章弁服鄭註以韞章為弁又以為衣裳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

春秋左傳

襄公

七

着眼處可以知此文之得手處矣

晉為伯而鄭入陳既侵其權又掠其功
今戎服又觸其怒三番詰責稍一縮瑟
便為所懼文妙手段極從他為伯上
隱隱挑逗未獲成命愧之也大國數折
駁之也文公布命尊之也都是即以其
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天生鈍根人熟
復此萬種遍會有青蓮湧其竭鏡

鄭伯之請伐陳在范宣子為政之日
今新易越武故復詰問以何罪見伐
何又門曰三之自字作章法此一層
叙親情下自立自入二層叙功德朱批

正以服事我先王關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與關父為武王陶正庸以元女大
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
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正
義樂記云武王克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葛封帝
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
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
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為二王
之後肅祝陳為三恪杜意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
三恪而已若遠取肅祝則陳近矣何必言備耶又恪
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
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

首段從贊說到今前以三自入自出自
立作奇偶文法後以兩我有往年之告
有我東門之役作對舉文法皆于參差
中着整齊非此便筋脈懈弛矣秀衷啟
心知罪授手亦對語

陳罪只井壇木刊一語已了却從元女
胡公遠遠說入便添得不可億逞一層
倍多罪狀襯出東門之役十倍精神文
以足言正在于此田綸霞朱批

鐘伯敬曰精神全在此段朱批

左肅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
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於是陳亂事
在魯桓五年蔡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各
桓公之子厲公也我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
人奉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
厲公宣公皆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
流移失所宣十二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今陳
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補正曰辰陵之盟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象以馮陵
我傲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

春秋左傳

卷七 襄公

辰

三段各答所問陳罪二字分應。侵小戎服合應亦略變處。

三段以首段為主。故次段罪字即跟上。末段捷字即繳首句針線一絲不亂。看他各樣住法。先王王命字尤一篇主腦。

侵小說得極平。當戎服說得極鄭重。三

問問得極兜搭。三答答得極分明。東里潤色之才左氏得之。遂成千古妙文。後世史才難得亦緣無此等妙語為之憑藉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豈止為一人一事致嘆乎哉。
其所執之昇。甚正故不屈。陳詳

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為伯者何。辭以對晉。為伯鄭。未得伐。則有我東。

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隧者井埋木刊。敝邑大懼。

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天。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唐云言陳記自。知其罪矣。妙。此句已。

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得勝。自勉強。先破小字。

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言有罪當誅不。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

自是以衰。衰差降。衰初危反。林謂。次破侵字。為伯者史合說之辭。三。問是奇偶法。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

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城濮之役文。發是為伯者。祖代傳。開口不得。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士莊伯不能詰。莊。二十八八年。金云乃者。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伯士。弱也。難之辭若鄭無辭晉且問罪也。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子西復。

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古。已故更伐以結成。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足將住反。又如。字林人之有言所以成其志。

之趨向也。言之有文。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以成其言之華采也。

極贊文辭之功却不叫人逞辭蓋惟慎辭而辭始順也自是夫子教入修辭大旨

兩事平提下作兩層分應中以量入修賦作承上轉下之筆而車馬等即跟賦字說落以事本一事故分應處用遞不用對也典制之文專作此等筆意其體裁固有所受之也已

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於王
淳字不解為何等之地上下皆二字成文則宜有淳字解
淳音純沃也据此又則淳沃地沃田鹵

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楚蔦掩為司馬蔦子馮子木使庀賦庀治數甲兵閱

甲午蔦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

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

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淳鹵薄之地表異輕其賦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從西省象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

減其租入孫毓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計砂礫之田也

字尚書傳町原防廣平日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停水曰豬町原防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町徒

頂反說文曰牧隰臯隰臯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踐處曰町正義曰詩鶴鳴于九臯毛鄭皆以臯為澤之坎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是為水厓也以爲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賈云下平日衍有溉曰沃正義衍是高原而美者沃是底平而美者量

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車籍馬籍疏其齒以備賦車兵徒兵步兵甲楯之數使器械既成有常數

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

兩句起一句轉一句結應章法樸老

賦也亦二字成文也

堰於建反亦作偃周禮注梁水去聲堰於隱切音偃又同去聲豬豬同

為掩得治國之要此楚之所以興也

艾于子

連寫六句。若字將字。獲字必字。其字都。用料不定。字眼傳拿得穩。神理奇甚。結一卒字。竟墮巢牛計中。為上數虛字。生色也。其妙在字句之表。細味乃得之耳。

兩句連讀。見一則辭之真。一則賞之速。不待詞之畢也。動筆便有一片神理。

此篇亦合傳體。似時文之有搭題。上截子產問政于然明。下截太叔問政于子

門于巢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啓開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陸氏

音居良反蓋言巢之封疆也林註吳之疆盛訛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

以與焉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

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

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鷂一居延反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

慶之面而已然明貌。顰所謂歎面人。心者。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

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畦言有次其過解

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簡括甯喜許之大叔

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

矣

產上兩如字下兩如字相對上心字下思字相映中間兩截交接以喜然明告太叔作轉捩這篇以子產為主蓋對叙而側重者也其妙尤在中間轉捩處圓敏無迹上兩如字一長一短兩平說下兩如字一順一倒回環說下半政字提起分出思行兩項思要或其行行要無越思兩者都比之于農而上則先比方而後正說下則先正說而後比方恰好正意接連在中間比方分縮在兩頭絕妙章法也

視民如子固仁誅不仁亦以成仁他日寬猛之說本諸此月華

此一首長太息文字鳥乎起可哀結字字傳橫眉頓足之神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矣

通篇作兩截讀先虛說一遍再實說一遍中間君子之行云云另用空筆宕起兩引書詩乃承上轉下文章停頓處也

●谷風小弁皆有此文補正

開口即引詩却以議論行之又一引詩

變調

●大雅丞民篇

●何又門曰可乎不可跌宕有神思終

思復名言苦肩朱批

實說用比喻亦作兩番洗發而君字棋

字前順後逆總不使一直筆

●明年專納獻公後年獻殺專大叔儀

之言真不與也鹿門

前可乎不可一連說後免乎不免兩番

說亦逆對處

俞寧世曰置君不定不勝則新君怨之

勝則舊君疑之彼此罪也思其終言求

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

謂寧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

說詩作閔容也皇詩作息暇也

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使終

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書今

詩曰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

對定字

一人以

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

蔡仲之命詩曰夙夜匪

義曰說文奕從升言竦兩手而執之

棋者所執之子

下子不定則不勝其敵沈氏云圍棋稱奕者取其落

奕之義也按落奕

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

即絡繹升古棋字

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棋君亦贅矣哉

俞云秋君比殺畜廢君比奕

德

為可成思其復言求為可繼有兩意批朱

●大叔奕恭之喻可謂警策凡事皆然

豈惟處君乎滅族之禍亦寧子有以自

取尔許玉史

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起寧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林明年衛獻歸國二十

七年果

殺寧喜

春秋左傳卷十七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司懷杭州陸 偲吳臯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尤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五第十八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

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正義不直言齊人城郊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直舉城郊之歲不言會于夷儀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夷儀

此與下脩成相接。只宜通附入下年。
芽本

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

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傳一本作轉。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為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于逃歸。十一年而云。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是也。今為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與後相類。不宜獨載卷首。故知其傳寫之失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行起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愚按此正先經始事之例。如惠公元妃篇。冠于隱元年。不書即位之前。是也。

經甲寅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林

公弑獻公。復歸衛。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

御案衍不足為君。且入。不以正故。春秋各名以罪之。杜氏孔氏謂各名。不名。僅無又例者。非也。公羊以復飯為罪。剽。又以剽不登立為惡。衛侯。則尤誤。衍復其位。故曰復飯。豈罪剽乎。剽立于孫甯之手。與衛人立。晉不同。故不登立。豈惡衛侯乎。朱批

●甯喜可執也。而以孫氏故執之。何以服衛乎。故書人以貶。鈔
五月而卒。禮也。何所見而謂待楚伐鄭而後葬靈公耶。鈔
●蕭魚而後楚三伐鄭。與晉爭伯也。鈔

也。○林書畔始于此。凡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必不能討者也。○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

傳無。○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駁方責宋向成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

人。則嫌向成直以會。○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

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瘞才何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

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

次又輪當到他。未自以為當御。呂氏叔向之罪。平公之暗。呂氏論之詳。

此篇前案後斷。案有賓主而兩不相下。描寫極活。斷有抑揚而兩意相承。議論極精。

當御無私是爭。大撫劍拂衣是力。爭于子朱作兩番。寫于叔向作一番。寫此整中之變也。前半已明寫二臣力爭善矣。直斷便無停頓。故于平公先應上當御無私將所爭者大特作一揚。然後連寫兩爭字以抑之。文得開而曲意得曲。而濃亦方與上半文勢相配。否則未免頭重脚輕。此變中之整也。章法一絲不苟。

上半子朱叔向兩兩爭執。下半平公師曠兩兩評解。中間却着人救之三字。作

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

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黜退。撫劍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二軍暴

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

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拂振迅之義。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

轉。槓束上起下亦恰寫出滿堂哄然。爭字十分出色。于前案愈有神。于後斷愈有力也。若無此筆。將晉朝只此寥寥四人。即以閉着為要。着國手乃能爾耳。許氏批。

此篇傳寧喜弑君事。以寧喜為主。開手却從子鮮為復。敬如強命叙入。反似罪在此二人矣。下文疾忙補註。出子鮮與寧喜言緣。故來寫得子鮮有許多勉強不得已。在便見此罪全在寧喜。又詳伯玉近關之出。以及右宰屢次攔阻。卒伐孫氏而殺子叔。總是貪欲由寧氏一言。遂爾身犯不韙。篇中凡兩寫告三寫悼。

以褻裳解。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

爭者大。林言為公怒。非私怒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

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上句兼

責叔向。下句。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不。敬如強命之

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

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言復。寧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

左傳
子曰總為寧喜罪案伏筆步步趨到解
經一筆結斷也是極有步驟極有佈置
文字犯不遑以上朱批
上半是原叙下半是正叙原叙分作兩
層前一層詳其弑君之因重政由甯氏
句後一層詳其弑君之意重三個悼子
日前以敬姒陪子鮮復從子鮮轉出甯
喜後以伯玉陪若宰仍從右宰歸重甯
喜兩層通叙正相準也子以上陸入亂
正叙亦三點甯子一伐一出復攻與
原叙三悼子曰又相配章法妙絕
前云政由甯氏斷云罪在甯氏兩句緊
對蓋貪此甘言自當被此大惡也首尾
照應完密章法了然或有連後數篇讀
者失其旨矣

不獲命於敬姒敬姒不重此句帶得極有手法亦專要出說于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鮮歸結甯氏也祭祀而已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
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主悼子曰吾受命於
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觀知可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

孫執升曰甯喜以先人為言不知殂雖
有命不可受也舊君而復此新君者將
何以處之是父逐一君于前而子弑一
君于後也且以為成父命而蓋父愆乎
則弑君以復君是父欲蓋逐君之愆而
反蹈弑君之罪子欲蓋逐君之愆而
反成父弑君之罪也而逐君之罪又終
不可蓋故曰殂雖有命不可受也

●多而能亡死無百看則以得亡為
幸也

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
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
守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
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
子叔及犬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諱故正
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
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

春秋左傳卷之八襄公
四

此段純是理語末二句尤醜藉傳子經亦寬嚴互用也

●領說文作領低頭也徐鍇曰點頭以應也作領假借也陸氏

前厚孫云有太叔儀以守衛君其必歸可見此番復國太叔與有大功而君也

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為剽無諡故稱族也此子與右宰所不能分諸音也

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隨為罪故傳發之林父事剽而行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

不隨已則不稱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不稱叛者記事外內之辭孫氏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為罪戮之人

故書入于戚以叛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今從夷儀入國

朝以入臣也夕以出正所謂其言糞土猶夫人也然一讓一對先讓後止平平寫來殊不見得妙于前路細描入國光景將驕情傲色寫得鬚眉逼現倒映下文使人巨耐千古傳神絕技枯管死手何處臨摹

三逆字與後四寡人四臣字罪字相配成章法

●猶云心不在我耳存問通內外之言等事自在其中矣傅氏

猶鄭厲責原繁云伯父無裏言也陸氏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句解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太叔與母弟鱗同功一體之人今已見一班矣此段要為後子辭起本當通長讀之乃見作者神理一片耳

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

言衍驕心易生領戶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

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夫吾子獨不在寡人言故怨之補正曰在如乃心

罔不在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打牧圍

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

俞選連三節為一。許云伯玉全身。只在事外太叔全身。只在中立。皆與齊喜反照兩近關出正相映亦明。

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一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被衛侵而趨獲衛俘而復趨勢不致晉討衛不止。蓋此節為澶淵之會起本也。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孫氏

錢官聲 朱批

戚東。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

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以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反不知

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于展。林

晉命士會傳言請于王。此不言請于王。則鄭伯自賜之可知。禮樂自諸侯出久矣。或請或不請。無復定準。杜說非。氏

展為元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

八六四三兩都。以數目成文。三命再命。陪說以隆殺以兩句為主。故以讓不失禮斷之。是一首清簡文字。與入陳篇相稱也。

侯請于王。以鞞冕命士會。是也。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

隆一作降。

三十。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林二十子產辭

子產意謂賞禮固不當受。况於受邑。若注意。則當云請辭而已。不用着邑字。

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

呂覽仲冬紀申侯伯知鄭國之政。高誘注曰。知猶為也。惠補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也。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

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

讓不失禮。林遜讓而不失其班次之禮。

政。

名諸侯名公對寫中以將討衛作上下
關紐無一筆無法

此亦合傳體皇頡董父同為楚囚而一
爭于楚而不歸一獻于秦而得請則州
犁左祖于子圍而子產不雷同于太叔
也上下各有兩說上半以上手下手一
陰一陽見當面與弄之巧下半以不獲
其可一反一復見背後揣摩之精皆作
者着意結構處大叙也已上鍾伯敬朱批
看來通篇皆以曲筆成文一以曲說斷
囚而爭之者得一以曲說請囚而貨之
者非曲說存乎所用而皇印之幸不幸
因之刻本往往節取上半不見兩兩相
對之妙矣

晉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名公也名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衛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

成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

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伯州

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此六字雖畫亦畫不出妙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正于伯州犁正其理也而問囚則失其
聽訟之理太叔為令正正其辭也而取
貨則失其請命之辭映帶有情定非率
爾馬章氏朱批

上截寫州犁活是一花臉問官手勢腔
口無不活跳乃其妙尤在所爭君子也
一句先安放封戌以見我並無偏曲而
不虞其着着左祖且隱隱以石卵不敵
脇制原告也絕倒

下截于產語只一反一正論取貨之失
則先斷不獲而後指其故論更幣之得
則先酌其詞而後斷其可結以兩層分
應亦恰與上半叙事收局相配此合傳

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林使曲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

城麋印董父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

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于產曰不獲

請董父必不得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

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左編
之準繩也。朱批

此篇傳會澶淵及執甯喜却詳執衛侯請衛侯事分兩截讀前是依經以辨理後是錯經以合異也然一片寫去上截疆戚田又取西鄙與孫氏且囚衛侯于士弱氏分明為臣執君已伏下截之案下截齊侯鄭伯特特為此如晉却兼享賦詩兩家絕不提直待私于叔向叔向言衛君之罪于二君然後重賦詩以諷切之則固假借之使有可藉手斯已矣前論書法以趙武不書為尊公而不

春秋左傳

卷八

七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詞。恰。與。上。兩。日。字。曲。說。相。映。文。心。靈。妙。至此。辭。如。此。董。父。可。得。

秦不必以賂困言當歸功于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

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偏不說為臣討君故聚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

言以為臣討君既正與後晉侯言衛侯之罪相照明為晉侯出脫非左氏淺子義例也林註以此駁之未詳其筆意之所在耳

特為衛侯却且說閑話妙正在此若一見便說世無此意驟說客亦世無此意驟文法也孫執升朱批賦詩用分拜詩用合于諸賦詩拜詩又另一排場風調致佳

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

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國景子相齊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侯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及于已一言不敢違晉皆所以答嘉樂也正義曰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叔向命晉

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春秋左傳

卷八

八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縮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

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交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

三百人為罪。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

不以林父故。之御剛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當是孔子刪書之餘其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

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不疑其文殆非尚書之類也。

同請衛侯獨叙國子使私同一賦詩獨稱罕氏後亡乃女家互見法若必兩兩對說到底則亦印板章法矣。陸大瀛批

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

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

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

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

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

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

羽不為卿故止七也。正義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善以公孫揮為雜人自外唯有一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

此傳宋殺世子事經罪宋公傳則罪左師蓋本為寺人伊戾所陷然非嬖寵媒孽于內平公未必遽信即信矣而有大臣力爭于外其罪亦可立白無如尤者嬖長者惡女子小人表裏有心而盟楚之獄成矣文作三段讀首段將棄佐座師四人一一提明立案中段正叙伊戾誣座事末段另詳左師媚夫人事伊戾似主而實賓夫人亦主中賓左師則主也讀此文須看其賓主分明串通有法處視之以為尤物也之句尤絕色也首段平叙棄佐座三人忽憑空先着合左師長而惡之一筆以伏一篇之根絕妙手法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林入宮夕見其母或以尤字絕反不見句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也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而心順美而狠心狠矣合左師畏而惡之法與上太子句同伊戾為犬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牆或作以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非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以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非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此自貽伊戚也為人臣子安得有外客過在他年客舊相知也請野享之

左師矣又着一筆左師聒而與之語則罪又獨歸左師此史家許多頭緒歸併一路之法其妙尤在步步脫卸安插無迹耳既知太子惡遣伊戾從聞甚文定未段忽叙一沒要緊事而回歇前文則左師所以成太子之死者其罪狀乃愈明史家往往以間文襯出正文最濃密有意味伊戾語語忠順此真好人之尤者左氏特寫與萬世之為伊戾用伊戾者留一好樣子也欲速二字與驪姬之諧申生無一衣鉢留傳奈何不長無二已上林出仲宋批唯佐也能免我居然孝弟之言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居然孝弟之識然則所謂美而狠者亦左師輩諂潤之辭耳無罪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犬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迎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師不行恐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內侍廢闕盟處為犬子反徵而騁告公騁馳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夫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

二字便以此為註脚矣。寫左師忽而伴為不知極其奚落忽而伴為抱歉極其承奉活畫出一副花臉脚色來化工之筆。起處只着「璧字」中間突稱夫人幾不可解讀至終篇忽將君夫人三字擲厥出如許妙文使人絕倒也。詳左師之語而棄之聲色見寫一面而兩面皆活絕妙手法。唐錫周曰伊侯小人耳若非夫人與左師授意何所持而肆無忌憚至此但左師之惡天子已於篇首註明而夫人之從旁下石並無明文却于平公口中露一夫字便見公亦不滿其子此必有人焉從酒邊燈下搖唇弄舌令平公日聞太子過惡者而後為亂欲速之言一入于耳更無半點疑惑也作者惟恐後世

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侯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者馬也亨普彭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正義氏猶家也左師言夫人家之馬也日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日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命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之死晉夫人受饋亦何以稱矣穆氏諛犬子所以無罪而死

讀者滑口讀過又從太子口中寫出唯佐也能免我一句猶曰棄也與成也賞殺我耳豈非誅意之筆。唐評甚佳但夫註音扶本輕賤之詞猶渠也改作本音不必。

此篇聲子為友復國文章雄邁開戰國說上之風而談理典則徵事詳贍渾浩流轉猶是元氣未漓人語國策遠不逮也通篇只作兩半讀所謂不能也以上是泛論其理以下方切論其事而切論又純用借賓形主法極辨之口極動之文。
言後故辭于楚語可益見。起手一段籠起通篇大旨用楚材實多已直走後四段妙在虛虛縮住上作泛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論展出十大段文字此鋪排活法批朱
泛論又分反正兩層上虛下實第一層
言無善人則國從而亡而兩引詩書以
証之第二層言有禮則國無敗而先引
商頌以証之前引詩書在後後引商頌
在前恰將三引証攢在中間最是引古
妙境時又上段先講後點下段便先點
後講合點題攢在中間若上段先點後
講下段便先講後點合講題攢在中間
皆此法也人自習焉不察耳凡古文段
落皆此一法而屢變之
泛論只重在刑不濫數語可了却將實
不濫詳說又引詩書以証之又引古以
証之重重疊疊不厭其繁不嫌其板蓋
因後半篇四大段波瀾壯闊若起勢寂
寥便有頭輕脚重之謂須此大鋪排方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 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 還好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明年 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
亡臣多不笑抑揚動聽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刑賞論本此

得相稱耳此通篇之間架也

引商頌只作承上起下而前後自以善
為國者古之治民者相對提挈為章法
用筆最變而整

從之古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
盡也瘁病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逸書也不經不用此引詩為下半提頭故另變句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
為天子下國所命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樂行賞而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
於據反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

泛論已畢。方入時事。又趨勢作一總提。為下。半篇之綱。處處筋節。只是一闔。一關之法。天文人文。固無一理。于此益信。

平。平四段。於不變處。見其整齊。于各變處。見其錯綜。鋪排得此。思過半矣。

四賓陪一主。於賓位寫得精神透徹。便反映得此主十倍精神透徹。故前四段。多少頓跌波瀾。說到正位。却只簡簡徑徑。詡然而止。使聞者隱躍躍將賓位。許多光景。都借過來。絕妙作法。後買刻。

意臨摹風神終覺不逮。天事固不可強也。

●中驪楚大夫八年注

唐錫周曰。鏡花水月之妙。全在若離若合之間。以此文言之。板舉花與月也。析公雍子子靈苗實。鏡中花。水中月也。文從晉用楚材說起。疾忙用夫獨無族。姻乎句。若開如花。鏡中月。浸水底。俄馬波紋如穀。月亦在水中。蕩漾庭砌。風迴花亦在鏡中。搖曳也。接手便平列四段。寫出四個逃死大夫。害楚樣式。如四面皆水。水有月。四圍皆鏡。鏡有花。宛然月徘徊于斗牛。花綽約于欄檻矣。然後用今又有甚于此句。接到板舉身上。如半日鏡中看花。忽然迴首。綠影參。

三肅

徹樂。不舉盛饌。○餽士眷反。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鄭玄曰。殺牲盛饌。日舉。以夙夜朝夕。對春夏秋冬。

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

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總提。

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

其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

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輕。宛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楚師必

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

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後。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是也。不是其曲直。猶言不喜此人。林。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郟。郟音邑。郟許。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

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蒐。蒐。馬

辱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

舍示必死。

春秋左傳

襄公

三

差之地。奇葩。荒吐。愈覺。婀娜。可愛。夜闌。水邊。玩月。忽然。仰視。疎星。幾點。之。窈。水。魄。高懸。愈覺。光。世。奪。目。却。又。拍。合。到。今。在。晉。矣。晉。將。與。之。縣。以。比。叔。向。與。前。文。句。句。迴。環。映。帶。令。讀。者。依。稀。認。得。來。時。有。路。仍。如。曩。者。花。照。鏡。中。月。浸。水。底。光。景。也。豈。非。宇。宙。間。千。萬。劫。不。朽。妙。文。妙。批。

●雍與壘同。

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

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子靈奔晉晉人得取夏姬。雍於勇反。

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

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

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鄭縣東北有棘亭。楚罷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

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

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

軍。陳直覲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變范易

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也。不復顧二穆之兵。行戶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命此

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

徐揚貢曰。前路參差。反覆。閉靜有味。後四段格整而勢橫。有百鍊之鋒。有四溢之趣。建安諸君祖之。朱批。

孫執升曰。夫獨無族姻乎。語尚緩。是皆然矣。言下便有危悚處。賈鄭皆讀易如字。杜从韋昭之說。氏。

俞寧世曰。成襄二公五十年來。晉楚交兵事實。敘述詳盡。此與呂相絕秦篇。皆左氏聚精會神。借一段議論。為全部春秋前後作關鎖。非苟作者。朱批。

左肅

春秋左傳

卷八 襄公

七

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術。月峯
楚宗國也。晉流寓也。楚臣入晉。殊無
宗國之思。而且為晉致死力者。豈獨無
人心哉。良由楚君不能為之三有禮耳。
不然舊君有服。楚臣獨無是心乎。施習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滅為燬。燬子潛反。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
此叔向。氏曰：令其祿秩比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

○患一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

伐鄭。何以求諸侯。多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

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此。楚王是故昧於一

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是快也。夫小

人之性。變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戰者皆變勇貪名之人。非能為

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足子住反。又如字。正義王肅云：變謂自矜奮以夸人。嗇吝惜之名。故為貪。詩

三四層作一筆。寫句法曲而勁。
一語斷盡後世邊功啟。變人罪案病根。
眼如鏡。舌如刀也。唐錫周米批。
●勇於變。謂見人有隙。乘之。預於審。謂見人吝惜。乘之。嫁禍。蓋倒句也。

林註獲楚門者九人。愚意當是鄭為楚獲。故遲而歸耳。當更詳之。

懸門發。鄭入在門外者。不得入。而見獲。

子展若見。又當為君賦。蝓蠓之卒。章取賂於齊。娶於衛。可媿極矣。陳評。

此等猶可想見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處。

云。民之食亂是也。又定本以畜為養。亦通。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隨其城。南里。鄭邑。臨許。規反。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

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汜。音。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林重女色。而輕齊鄭之請。此平公之失政也。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象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於晉乎。辭不失舊。阜人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知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上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上。今東都廩上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上縣所治。羊角城是。遂

于其庫。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其義。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未聞。

前。半。叙。舊。事。後。半。叙。新。謀。中。間。却。以。弗。能。洽。乃。卒。洽。束。上。起。下。作。轉。板。章。法。一。片。是。左。氏。慣。家。陸。大。瀛。朱。批。

克而取之。不書。非晉命。以盜略。趙氏。廩上句。是。主。下。三。句。另。叙。衛。與。宋。對。兩。取。字。一。倒。一。順。高。魚。段。起。承。上。襲。字。收。通。下。取。字。恰。好。兩。襲。字。對。說。兩。取。字。連。說。而。兩。頭。略。中。間。詳。小。小。叙。置。無。不。有。

三。肅。

法

讀末二句使人欲看下文作何舉動最是妙筆他文都是結上此獨遞下後世稱官家每一回終故作不了之局動搖心目間其法蓋向此中竊去也

汪克寬曰自齊人勝伯姬僑女淫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責卿聘于魯故春秋晉以美之朱批

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

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

皆討類也顧上襲取言於比類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

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乙卯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

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林晉楚始同主

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于是乎始

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

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

吳越焉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爾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戾剽致討於大義

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

若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

書弟以罪兄○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

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

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林于是晉楚爭

三書

春秋左傳

襄公

七

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請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庭燎之禮。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霸之所以興衰也。○冬十有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

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染帶使諸侯。染帶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諸侯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正義曰。亦使烏餘具車徒者。三國皆具。恐其驚覺。且欲聚以執之。不使

●必周。杜注查晦而未快。茅本

此承上篇出色寫無用師三字。使諸侯具車徒以效封。不必別尋。做作使烏餘亦具車徒以受封。不必別尋。題目極費手事。不煩半點氣力。輕輕了當。文亦只用幾轉。絕不費辭。快甚。

本文雖是出色寫晉染帶。大旨却注在

趙文子。逆上節以乃平治之作提。下節以諸侯睦。晉作結。可見帶之能。皆武之能也。多筆反是實。少筆反是主。讀此知史家輕重之有權。

偽效烏餘之封。所謂周也。本一連說。却將使烏餘受封。挿叙于中。最是叙事錯綜變化處。而兩具車徒對說于前。受封效對說于後。以錯綜為整齊。唯左氏最精于此法。

唐錫周曰。只兩具車徒。烏餘之眾。一網打盡矣。此人胸中。真有五花八門之奇。

●李廉曰。齊聘魯五止於此。朱此。直是一人事。不知人豈止不稱而已。落筆輕倩。使人絕倒。以服美挾進一層作陪。賦相鼠者。豈不止一慶季也。

近散下云盡。烏餘以其眾出。出受。所謂周。獲之是也。使諸侯偽效烏餘

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

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正義曰。重言諸侯。乃謂天下諸侯皆以此事睦于晉。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

言諸侯。則但。不煩一旅而大。如除諸侯睦。晉染帶。賢于十萬之師矣。然趙武之知人。更難陳評。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

亦美乎。季慶。亦看書者。只贊好墨之意。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

此傳衛殺甯喜及弟鮒出奔事以殺喜為主。子鮮亦因殺喜而出也。通篇以免餘為線索。然殺喜雖作難于免餘而實授意于公。開手將公患之。提明已立一篇之主。而于免餘口中則曰公勿與知是明知而故縱之也。于子鮮口中則曰納我者死。是明言甯喜之死唯公實主之也。未段兩寫魯邑使愈。是明明寫出免餘能殺甯喜為衛侯極得意之人。而衛侯之殺甯喜不過復手免餘而惡者終不可掩也。是一首綿裏針文字。

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政由。甯氏。君之。教也。何患之有。免餘。衛公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大夫。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音支。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臣之父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非卿也。

起手只三四語。而許多轉折。滿心要做。却又怕做。句句怕做。口角却句句要做。神理看他只是婉商。並不為沮寫來。真有類上三毫之妙。類上三毫。晉顧愷之。臣殺之君勿與知。是真能謀事任事人。然于衛術。則先得我心。不啻如見其肺肝然矣。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只八字。而使人讀之。多少不平。將誰怨乎。實有一種說不出苦衷。蓋既受賣友之名。而又不敢彰君之過也。字字傳憤恨之神。將誰怨以下。唐荆川。朱批。

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為明年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賞。惡奔傳。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且鮒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哲言不。託於木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從。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在無所自想。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已以對君。故出。非以不才見奔。此意。

稅吐內切音退。

此稅是小功不稅之稅。本

禮檀弓无兄弟之服。

准陰不知陳評

寧喜之專前不實爲只于此處畧補筆又卽借以刺衛衍之隱衷字無虛設也免餘亦可以無目曉之訊矣俞寧世

豈可令人知之。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亦以報公。自誓不仕終身。

此叙事辭。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此亦落得體面。稅卽總也。喪服總縗裳。縗細而希。非

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補正傳氏曰。諸侯絕

期。獻公痛子鮮之甚。故特爲此服。陸氏曰。公與免餘稅如字。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

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司馬法。成方十里。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

邑方十里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

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

使文子爲卿。徒以免餘故也。乃字寫出他勉强神理來。

能推賢更難陳評

此篇傳宋之盟事是大事。文亦大文。凡作六大段讀。

弭兵之盟。合十四國之大夫。而先楚。然晉有信而書。先晉。則固當重晉。故通篇以趙武爲主。叙事特詳。旣以趙武爲主。而發端者向戌。事者叔向。故前半頗寫向戌。後半頗寫叔向。看其于首段從向戌叙入。次段將叔向帶出。筆筆有法也。

好名而不知其本陳評

第一段寫各國許盟。盟凡十四國。以四大國爲主。四大國又以晉楚爲主。楚又

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文子犬叔儀

宋向戌善子趙文子又善子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爲名。此言向戌擴之爲名耳。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也。小國之大

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不可猶云不能。久弭功不都以言雖知兵不得

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

以晉為主。先生後著。詳畧相間。只此一
 段。已是絕妙章法。下文晉從晉故。晉
 詳而齊亦詳。秦從楚。楚畧而秦亦略。
 下筆都有分寸。不徒爾也。相其筆法。
 蓋以三謀一難。兩亦許之相對。而另以
 小國帶點作尾。成片段者。
 第二段寫各國陸續而至。仍重晉楚。而
 以晉為主。寫趙武第一個先至。便見他
 有信處。又獨書至于宋。為許多至字之
 綱。而子木則特書至自陳。以別之。昇乎
 諸人而亦不得同于趙武也。妙甚。
 特詳仲尼使舉是禮也。一節。見此篇以
 趙武為主。為後書先晉晉有信也。作襯
 托。多文辭。造映前道之。以文辭又映後
 賦詩一大段文字。無一閑筆。一叔向為
 介。趁便插一陪客。後來先楚侍言。詳論

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
 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
 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合卿享宴之禮。故
 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折之設。反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
 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舉記錄之也。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
 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

人物處處用着。而通篇以宋享趙文始
 鄭享趙武終。首尾照應。極有情也。
 陳傳良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
 昔公於瑣次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
 成。士燮會公子罷盟於宋。西門之外。猶
 曰特相盟。係兩國之好也。今以諸侯公
 為二國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
 比二伯也。天下大變也。朱批
 求盟前兩邊私下成言。以兩成言對提
 盟。以齊言單結。亦以晉為主。看子木特
 出難題。被趙孟一駁。而楚王俯以從之
 矣。筆法可想。又成言于楚。即是成言
 于晉。故盟以齊言。只用虛筆作結。詳畧
 互見好。

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
 盈追已。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
 武遣盈如楚。前云兩成言。伏信字。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此句以對上為起。下妙筆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發難
 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
 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
 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之。

○詳叙至之先後中間參差不一之情
自見此左史記事微意陳評

第三段寫將盟患楚衷甲一番讓覽
楚無信而晉有信為先晉伏案乃一篇
把握處也寫楚衷甲却將以藩為軍
先作一鬆又將楚氣甚惡先作一襯至

衷甲之非先就他自家人口中痛作評
駁然後以叔向不足患斷之極頓跌之
妙
楚氣之惡尚是虛景故強為落落衷甲
則實有其跡矣能無動乎咀華謂衷
甲乃虛張聲勢以恐嚇趙孟使晉不敢
與已爭耳非真欲因會擊晉也昭元年
初午言於趙孟曰子木詐晉而駕焉蓋
事後思之始恍然悟也子木此時妙在
連自己心腹都瞞過晉人安得不墮其
術中此評甚合但直以趙孟為睡裏夢
裡則彼豈不能變虛聲為實事乎且跌
落書有信也亦無力矣當更詳之

叔向語凡作四層第一層暗承上合尹
將死一段議論第二層暗承上望信來

春秋左傳

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朝楚也謁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

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
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示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荀盈曰
相思楚氣甚惡懼難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

若我何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

楚氣甚惡懼難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

若我何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

楚氣甚惡懼難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

若我何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
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達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及三年

木死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
起本

叔向日何害也匹夫

叔向日何害也匹夫

叔向日何害也匹夫

叔向日何害也匹夫

春秋左傳

襄公

三

左編

服一段議論第三層明承上左還入宋一段議論第四層明點醒再兵本題結出一篇大旨此借叔向口中將前文一貫串為下文煞出晉有信也張本文字警策之至也

全篇歸重晉有信句却不用正說一路只極寫楚之無信而正面自透最是借賓形主妙法

○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補正守句

○倍或讀為去亦通

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陪也○單音丹○補正言未有不亡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第一層直說他要

者單斃於死不病不待病而強死也正非子之患

也楚食言當死晉夫以信名入而以僭濟之不食言故無患第二層言雖不亦無助彼害也

信我者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第三層言縱有人助楚為楚所病則欲

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一

音扶補正夫子何懼焉又不及是不能得宋死力猶言人人也

尚隔一層正義又想楚人之情不應林註不幸而死及是之惡語氣連上不似起下亦非日再兵以名諸

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

功猶榮議論一層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

此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貢賦重故欲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私屬三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

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

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晉楚爭先即借前詳反唇此直左氏妙文非與楚人妙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

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第四段正寫盟事以書法斷結為一篇大旨歸宿常思春秋紛紜無日不以戰爭為事忽然想出一個題目乃當日天地間極變換之事遂成左傳中極精彩之文盟以齊言已兩邊說委及至臨時又出一番爭先議論事以交而若驚文亦以變而入妙矣于爭先前插叙不書族一條正見書法之嚴而下文特先書晉為千古之信史也所以重趙武者至矣大凡文字枝葉葉葉總要處處回抱本根作者讀者精神眼光都一毫旁雜不得違命正對無信豹不書族楚豈得先乎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之襄公

三

前段論衷甲此段論爭先都是極寫叔向以上顧為介下照賦詩其實寫叔向處正是寫趙武處

尚成自齊言以後絕不見影蓋請到客人吾事已了爭長競短聽客所為不能復與之矣想如此主人亦大難做在

●明是畏楚却乃誦說然務德甚為細曲草本

●只字為辭恐非此支休矣均之可疑則屬下句差似勝又或衍

第五段叙盟後事以旁筆出色寫叔向照應前叙向為介不落空又添入楚王

贊范武子二節作陪令文字不寂寞也看此文中四段都用押寫法叙諸國之至却插入多文辭一節叙楚衷甲却插入楚氛一節叙先晉人却插入不書族一節今叙叔向佐卿又插入范武子一節實主相間章法至變而整也趙武不能對乃是特放叔向出一頭地正列子千乘之僕之意看後七子賦詩許多對答評論可以得之不言之表矣都用至整也林西仲 朱批

●荆楚帶甲百萬不畏強晉而獨畏叔向知謀之士折衝滿里信矣 月峯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 正義曰陳蔡鄭許午南午北成二一年

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大夫咸在是更代主盟實久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 只 非歸其尸盟也 尸

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

主辨具雖是掩耳盜鈴却假借得妙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 林

國在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正義曰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敵不爭主備叔向

欲趙孟下楚假 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

此以勸之耳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此時却須議此君古先 客一坐所尊 故季孫飲大

夫酒臧統為客 劉炫云兼享晉楚不以 屈建為賓者實唯一人 出自當時意耳 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 敵公禮也今宋公

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

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

之德何如諸侯故問之 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 足副之故不

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 能款神人款享 也

神享其祭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 靈成景 服

人懷其德 春秋左傳 襄公

第六段既盟而歸亦文字餘波以正筆出色寫趙孟學識深博暗為不能對子木作註解實通應起處多文辭作一篇之結束以見此盟只一趙孟可人斯深表趙孟之至者已先以旁筆結叙向後以正筆結趙孟用筆輕重實主分明凡合傳體皆是此法蓋論列多人固必以某甲為一篇之正主也

●伯有憤于晉執衛侯鄭伯為請而不獲命必待納衛侯而後釋之故賦鴉奔以刺趙武言誰執晉政而不辨姓也武

虞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子木又謗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

應結 盈遂如楚泄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二子石印 趙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詩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

觀七子之志 詩以 子展賦草蟲 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在上不可以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辭君 伯有賦鴉之賁賁 鴉之

賦之故若不知其刺晉而謂伯有自誣其上 又門

伯有得文門之解應得初吐其氣

每賦一詩必換一樣謝答法與季札觀樂篇異璞同工 首二節一美一刺以不足當非所聞對次二節一歸美于君一受規于已以何能請受對次二節一喜于相遇一善其無荒以子之惠吾有望對末一節獨括本詩以福將焉往欲辭得乎說兩遍自為對仗參差中無筆不藏整齊奈何以亂頭粗服之見讀古文乎

●禮表記引是詩選作瑕音遐又音何鄭玄注瑕之言胡也

賁賁詩鄙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兒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第賁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 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事之日既見君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子其樂如何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天叔喜於相遇風取其邂逅相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故趙孟受其惠遇適我願芳

●毛詩彼交匪敷萬福來求箋云彼彼
矣者也蓋臨時取義不拘原文也

前既分答此又總斷七子之中單拈二
極不好的來批駁又滙說四人明贊兩
人錯綜入妙

●公怨猶云公言之矣刘炫所謂顯然
將比來之怨以為報實之寵榮者是也
唯夫

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犬康職思其居好
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
所以保家公

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
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祿趙孟曰匪交匪

教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
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

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寶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
實趙孟倡賦詩以自

寵故言公怨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
先亡叔向曰然已

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
鄭殺良霄傳○稔

而甚反熟也穀一熟故為一年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
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

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
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

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
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林以賞典
示子罕也子罕曰凡諸侯

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

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

患等註脚

始以弭兵為名既即因以為利從來此
兩字連說有以也

以討死事為免死世人昏蔽大率如此

子罕語分兩截讀上截又分兩層一層
論兵一層論去兵且只泛論下截亦有
兩層將廢與存亡合來歸結在兵不可
去方是切論向戍而終以求賞之失理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之八襄公

三

明辭果極有識力之文

此篇本接再兵之盟為名請賞正相為首尾而必別作一篇者蓋再兵亦係一件有名目事若以此文連作一篇則當下便無光彩使讀者意興為之索然矣史家褒貶往往見其意于彼而沒其文于此成美揚善之旨固其一班耳韓友一曰晉楚之成華元謀之於前向戌繼之於後然前猶未甚也茲則甚矣以息兵為名而實繁中外之防以交好為名而實繁小邦之賦晉之失伯以此楚之爭雄以此向戌真千古之罪人也

唐錫周曰第一段無數許之字第二段無數至字第三段無數信字貫穿極工

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

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

道蔽諸侯罪莫大焉蔽服虔作弊云踣也王肅董遇作蔽謂以誣入之道掩諸侯

也後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賞

左師之書賞邑書之于札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子罕削其字又投之于地也謝罪莫大焉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入後只是收束于水趙孟向戌三人耳

咀華合兩篇為一亦通但不見實主只以向戌為首尾包趙武在中乃得俞寧世曰當日諸侯服晉者十之七服楚者十之三晉楚令交相見楚之利晉之不利也故篇首叙齊晉詳叙秦楚略想見列國之情

此篇是崔杼弑君結局不為國法所誅而即為羽黨所滅嘆彼篡假手之巧而文華畫特工前半偃咎之專所以致成彊之怒而慶封以致女一言殺其相後半成彊之難所以致崔杼之出而慶封以為女之討滅其家一串叙來却兩兩相對兩怒字兩助字告慶封見慶封告是剪裁整齊處此左氏敘事之大凡亦千古作文之

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賓主對收亦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今詩周

頌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爾雅無夫無婦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有惡而立明成請老子崔

姜之弟疾也崔成有疾而廢之廢立一弗予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

左編
犬凡也

君景公也

鍾伯敬批

盧蒲癸語崔杼之愛書也。在慶氏不過假公借私而實矣。綱恢疎而不漏。此亦足以寒奸雄之膽。而作前車之鑒矣。前評君之讐也。人口中說出果報。崔氏有福。自心中現出果報。亦佳。去之。句難。句茅本難。蓋讀如字。

●天綱恢恢出老子。
●愛書記罪人情狀之書也。

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

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

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以

晉結。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薄慶之厚也。則慶

專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

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國人駕

閉門之甲何存

寺人御而出。國人養馬者。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悉滅家禍。此見更是天。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

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

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慶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慶為崔。至則無歸矣。乃縊。終不見其

妻。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辛巳。崔明來

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三補

●碑二十三年。孟氏將碑。注碑穿藏也。大墓不必先墓。彫

寫求字字使人稱快。全于頓跌處見筆力

崔之見滅宜也。而慶之處崔。不太甚乎。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聚而殲。海依然果報。前輩謂崔慶一也。遂為二氏之讐。亦足慨矣。金宜庭。朱批。

春秋三傳

卷八襄公

載

先泛說一句。又憑空先下替語。然後點出。子蕩將知政而申言以結之。分明以子蕩句為中間轉候也。若移此句于承君命二句之上。則上兩虛句接連下兩實句。又接連便都不成調法。

此人固當不同。

語簡淨。若出天官家言。不知費幾許支離矣。

○楚遠罷如晉。位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

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賁於野。以喪莊

公。為齊莊公服喪。賁。賁女鳩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

賢。用。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

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

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衛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君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嗜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楚。○林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

君旅見于楚。始于此。是故書公朝王。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伯業之衰。○十有二月

首句提起。下分兩層。前一層。說天象。後一層。方合到宋鄭饑上。文中凡三點。饑字起。乃虛喝結。乃反煞。中是正講。而上承龍字。下起玄枵。以一筆貫兩頭。左氏好用此種手法。

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林靈王崩。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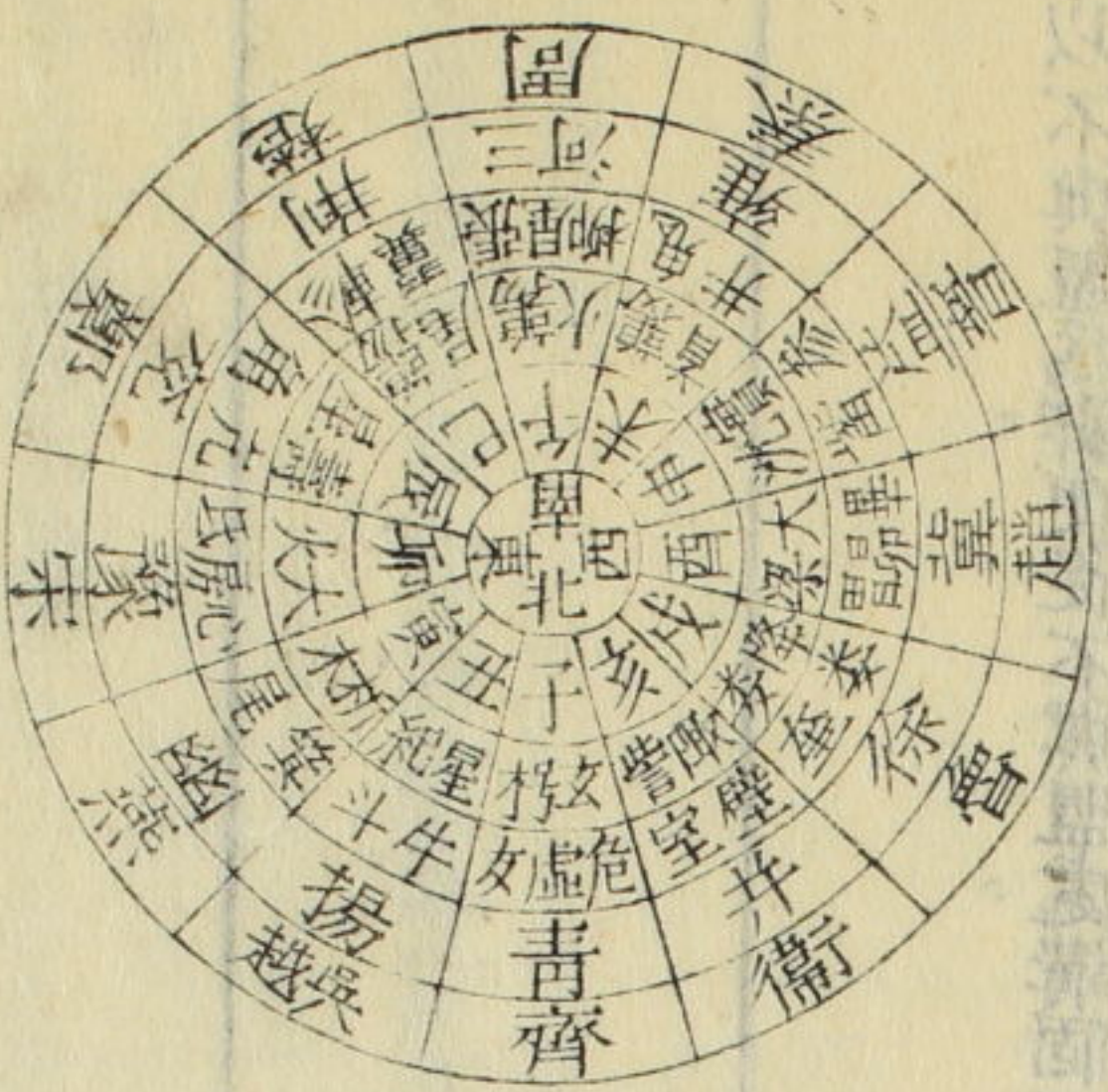
二月無乙未日誤。林康王卒。郊敖立。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梓慎魯大

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正義曰。按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

十二次分野圖



歌曰
壽火析木星紀起 玄枵嗷嗷降婁繼
大梁實沈鵠首排 鶉火鶉尾十二次
鄭宋燕吳齊衛魯 趙晉秦周更及楚
克豫幽揚青與并 徐冀益雍三河荆
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

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戶。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當在丑。今以淫行。故已在子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冰是陰不勝。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陽地氣發洩。蛇乘龍。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正義曰。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南方為朱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歲星木精。木位東方。東宿為青龍。故歲星亦以龍為名。行疾次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乃天之貴神。福德之星。被乘勢屈。不能祐其本國之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象。故知宋鄭饑也。龍宋鄭之星也。東方房心為宋角。

二會。會必于東方。蒼龍用九之星。用九始于辰。故歌序皆從辰起。辰者星躔之首。歲紀之始也。嘗厥之次。一名豕韋。分野晉。一作魏。

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若浪反。正義曰。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危。為鄭分也。在其中。三宿。女虛。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危。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下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之無冰。亦地氣發洩。而經不書。差輕于二國耳。今人腹饑。言枵腹本此。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朝晉猶為得禮。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

以不與盟為辭。便從不與盟處講。個不可不朝道理。後又轉出一層于晉未嘗

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薊音計。

無盟。語意最曲。而到也。

盟釋。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本以齊成而盟。

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不敬是本題却于前補出一層作陪于後又推進一步作結中間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承上起下作轉板語不多而意極圓筆極曲也劉繼莊朱批

過做這情若分作兩處說則都平淡今併在一處文情便濃又是一陪襯法只于對寫見頓挫之致耳

極無道醜事却寫得恁輕恁潔可悟化俗為雅之法

往逐已上朱批

此篇本為經仲孫羯如晉作傳却只一筆點過下竟將游吉如楚往返詳叙一遍又以禪竈語作楚子將死之証不辨其為孝伯附太叔為太叔附孝伯可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者矣為宋盟故如楚是當日一件極沒奈何事然却據有成言駁閃不得詳叙大叔往返以見辭令雖工終究強他不過不如老實告晉如楚之為省氣也開手直點為宋之盟云云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看後特寫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來之盟明明對孝伯落筆則知前語之不謬矣文有以多筆為寶筆少筆為主筆者此類是也伏人歸季隗篇作意正同

太叔答語句句對針委宛曲折不亢不卑極情文之致自非死人無不動聽者矣之致以上林西仲朱批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于况反吾日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不敬出其中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此語為一篇之根看下雨邊都從此層層屬故吾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汝小官何關國之政令林註必小國大夫何得與楚之政令非

左傳

●馳詞執禮。隱然若一敵國。陳評
●以禮承天之休。一語何等嚴毅。自是折得他心服。所謂惟禮可以已之。太叔見及此矣。穆文熙
詞高而不亢。婉而不卑。激而不詭。此辭令之最善者。至其何勞之敢憚句。又收煞得渾然。上清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唐云。只是親來。二字却數所出。十一字來。朕甚。草行為跋。蒙犯霜露。水行為涉。
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三。震下坤。復上六變得之頤三三三。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
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
應故。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

未段亦頗宕有風調。雅與前稱筆墨固以不雜為工。

附此為楚子將死之証。亦所以勸成鄭伯之行也。

●周有天下之難也。豈可以星次驟言周楚。隱三年。周鄭並稱。蓋有自來矣。趙

左傳

本不修。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又無所歸。言楚子必死。君極毒。
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往當送其葬。楚不幾
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正義曰。以易有十年不克征
之語故云。此行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
不能復為寧。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禪竈。鄭大
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日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禪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

春秋左傳

卷十九 襄公

三

一。面。告。晉。一。面。如。楚。兩。句。連。讀。寫。出。子。產。一。肚。度。不。合。時。宜。已。為。無。恥。動。全。神。妙。筆。

總提分應。竟是八股濫觴。誰謂古今有二文法也。

太叔既如楚。又如晉。百日之內。往返數四。子產方且擊心傷骨。肯除地為壇耶。如此看古人文字。更覺洞然。有情。咀華合前篇為一。故其評云爾。極能抉摘作

示下占惟人所在

○祭音奴。正義曰。祭者細羽之名。妻子為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祭為言。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

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士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

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

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者微意。但兩篇筆法散整不類。分讀可也。

卽以對句作掉尾之筆。不板為佳。

此傳慶對出奔事。以慶封為主。舍乃虎而翼也。作兩字讀。在文子慎守。截前是叙慶對。潘皆伏。慶後是叙祭何乘。對賊末段。正叙出奔事。以穆子語斷。結通篇。步步寫步步伏。步步卸。步步結。是一首極花草文字。又是一首極仔細文字。

其功。宜告後人。無怠於德。怠。懈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

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

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

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著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

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實也。移而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使諸亡人

居嬰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使諸亡人

上截又分四節。首節封舍總提後文作雨奮了。結遷實易內直伏結富字。滯字之根國遷朝焉亦為諸大夫不平伏脈。少一篇之旨也。次節叙癸何之變為擊刺伏線。三節叙尾雅之怒為抽柄伏線。四節叙慶氏欲先作難而晏郭詭詞不從。陳氏幸災樂禍前半總為後文起本。一部署已定後半便可隨意變動錯綜也。誅慶全虧癸何却亦賴諸大夫協力。然陳鮑晏郭中却以變高為主。即癸何二人亦以癸為主。看其叙法詳略。然甚細心。

左傳

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補正。邠氏曰亡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為賊者。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故反盧蒲癸。能自捕得也。正義謂以已情告意同。

臣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之。伏盧蒲姜。慶舍之士謂盧蒲

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

姜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年皆莊公黨。二十

何出奔今還求寵於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

慶氏欲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兵杖。先

悉薦反後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饗人

竊更之以鴛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

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戒其膳蓋盧蒲癸王

何之謀。鴛音水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

汁也。說文洎灌釜也。周禮祀五帝則洎饒水。鄭註

增其洎汁也。然則洎者漆釜之名。漆水以為肉汁。遂

名為洎耳。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

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

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欲與共謀。謀之甚也。孔大字。朱批。

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日子之

析歸父一節杜註屬慶封邊辨體咀華皆作雅尾謀攻慶氏細玩平仲子車語氣自是不滿慶氏而託辭遠寄與陳須無父子語為一類從杜為長

左傳

春秋左傳

卷

前後情事攢簇此段且將闢文作鬆乃行文疎密相間法

●以陳氏父子語為隱則或以木為薪或以守為志為守家並不可的知若從杜注演以為當面真率之語亦似無不可

下截亦分四節首節何總提與起手筆法相準而立下攻獻兆當面作弄請歸示兆假意裝腔而彼昏不知為下半之冒次節子息以禍作速其歸盧蒲姜以止出成其復而兩皆非聽與上節相對三節詳叙殺慶舍事四節正叙慶封

來奔事而以穆子語斷之首尾照應元

密。段落雖如此界書然其用筆別有精妙處。看示兆本對上獻兆作類叙而子息勸歸弗聽又與下止出弗聽為對弗聽雖對上而如公又連下此牽搭法也慶封田萊歸遇告亂分作兩開中段却寫殺慶舍事看以叙舍事詳却不知正以兩頭包中間以至包實此串叙法也先將慶舍一醒以下且去寫甲環公宮又寫為優馬驚策馬觀優而一面釋甲一面介甲忽然突出擊屏裏應然後緊接戈擊外合此以錯綜為整齊法也綺縮繡錯耽玩無窮先將寢以下謝大夫朱批唐錫周曰二慶難敵既顧封又顧舍未免手忙脚亂作者先將慶封田萊安放

言云子家析歸父看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後文當即慶封

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以見外人皆知而二慶殊夢也朱批陳文

子謂桓子桓子文子曰禍將至矣吾其何得對曰得

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文子

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補正按邵氏云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

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政云爾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

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示之兆曰

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曰禍將

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

在吳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

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

之夫子謂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次公之廟慶舍

左編

一邊却用全力去寫慶舍然後繳到慶封心靈手敏作史聖手

封以臣弒君姜即以女嫁父天道可畏此發之所以告姜而姜以止之者出之也否則姜為雜糾妻矣將奈何

孔氏曰今人謂數書為好警好亦善之義也 趙氏

擊舍一段寫得如火如錦逐個逐節細細描寫如觀傀儡登場色色如活

卷八

泣事臨祭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

公親兵也麻嬰為尸為祭慶裏為上獻上獻先獻者

義祭禮主人先獻今公在而與為上獻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

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官廟在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

優俳史游惡就篇倡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馬束紿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

劉炫以為國人從衛為樂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旃擊扉也以稱擊扉為

期應先後不必別毒器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援廟桷動於費費屋棟刺七亦反費亡耕反正

椽所以馮依者也義說文費棟梁也此是屋上之長材

皆祭毀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

也言欲尊公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反陳于楸楸

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展

形也

三書

季武子

襄公

三

徐揚貢曰崔上于幣慶亡于卒皆盧蒲

氏也商其觀其機械日新大約相踵恐

其夫子之辭飾而請止之毒種矣崔薄

慶厚之計庸而賦詩斷章更驚去肉之

謀啓矣苟利夫子之答詭而寢處禽獸

之詐伏矣復命于崔子之給奇而獻兆

捧龜之變幻精矣雖然慶封之強數倍

崔杼慶舍之勇意惜成疆樂高陳鮑一

齊束手賢如平仲眾不足用自非天道

孰滅其醜自盧蒲癸反于晉而討亂始

-15 150 35 415" data-label="Text">

有其主王何反于莒而討亂始有其輔

-35 150 15 415" data-label="Text">

激怒公族而討亂始有其機密結卿佐

-55 150 15 415" data-label="Text">

而討亂始有其黨慶封田慶舍祭慶氏

-75 150 15 415" data-label="Text">

之士釋甲束馬而討亂始有其會層層

委曲纖悉畢陳字字有情。意態如見。精而且賅。史中之王。評甚佳。但以繁為助。晏郭為尾。雅使告于情事未合。

俞寧世曰。崔杼好毒。慶封昏妄。杼之引封其政。取其易制。非取其多才也。看此文絕極。舉其昏處妄處。而總斷以淫。惟淫則昏。惟昏則妄。理固然耳。

王錫爵曰。癸何變人。尔。怀君與育之恩。謀除慶氏。而同朝之矣。卿大夫。顧不聞有斂手以衝亂臣之胸者。君子曰。十乘之存。只有二變人而已。公足慨矣。

莊叔見之。魯大。精語。可作箴。錄讀。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

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勿反。禮

祭。食。祭。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今泛祭。是不依先後之序也。正義。據禮。謂賓升席坐。取非。以徧掃于醴上。

豆之間。祭。祭。釗。羹于上。釗。之。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

茅鴟。工。樂師。茅。鴟。相。不。如。何。有。子。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齊。受。慶。封。奔

吳吳句餘。卒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闕。餘。祭。是。此。時。吳。君。尚。非。夷。末。而。杜。註。云。然。以。此。年。之。未。封。始。來。奔。齊。讓。而。後。每。吳。傳。蓋。終。言。之。耳。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服惠伯謂以孫曰天

此篇結慶氏并結崔氏。蓋崔慶同罪。慶

既以國法見討。而崔僅以家禍見滅。猶

通篇以晏子語為主。晏子本旨在福利。却以慶氏足欲為前車之鑒。亦所以風

動雅尾輩也。然得毋以慶氏為崔氏。現

前果載乎。故以崔氏亂起。仍以戮崔氏

語甚不平

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

殺慶封傳。梅之焉切。義亦兼二字。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

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鉏。即公子鉏。及慶氏亡。皆名之。具其器

用。而反其邑焉。陪下與邑。反。還。與。晏子。擲。殿。其。鄙。六。十。別。都。以。

擲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嬰。○殿多薦反。亦如字。

棺結見崔慶食備一例結局而晏子所云真萬世之藥石也作者之垂戒深矣

凡文皆先泛論而後切說此則先切說而後泛論全要看其起處接得緊中間展得寬結處收得宕反復曲折一轉一意緊接欲字凡四寫足欲中以三富字作轉換又添出幅字凡四寫幅字以配之筆極曲而意極警也泛說三層切說亦三層參差中有整齊左氏一定之法凡屬至警也何又門 朱批

孫執升曰欲明晏子知足又復記子雅子尾人孰無欲有晏子足欲故亡之言而二子若聞風而起此非寫二子正是寫晏子乃文家主客映帶之妙五經中皆未始教人足欲曰恐失富也便是老氏學問老子謂後其身而身存正是此旨

特詳與壁獻樞為足欲之証而崔慶死亡同一病根兩兩相映使入凜然絕非閒筆 朱批

拱兩手指頭圍之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林邑多則厭足其欲驕後橫生

按足欲言使人可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郟殿乃

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按林註

外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而宰制不受郟殿非惡富

正義言以外不得益吾一邑反明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慢

慢黜猶放也○媠音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

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

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

釋盧蒲癸于北竟忽轉到此應前崔氏之亂作

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

誤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

此篇以公如楚為主前論伯有是旁筆後叙宋公是陪筆妙在旁筆敬字暗暗藏在我楚國之為及遠圖者忠也句內而陪筆即將正筆翻轉說兩兩相對頗似一頭兩脚格也起手一行凡有五候文于陳許全略于宋鄭則以鄭伯不在起宋公遂返收首尾相陪于公則過鄭及漢欲反遂行凡四作提撥實主詳略安頓句密妙不可言我楚國之為我一人之為凡四為字雙應起為宋之盟句妙甚

其罪。此棺當即崔杼之極蓋尸腐不可戮國人猶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知之皆曰崔子也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熒陽宛陵縣西有黃

水西南至新鄭縣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

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熟語生新

言薄言賤行潦之蘋藻薦宗廟正義曰女將行嫁就宗子

季蘭之又重在季字注主蘭字恐不是采蘋詩可並考

季女此傳作季蘭蓋以為女之名也

陳使良曰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季魯以見其餘也朱批

穆子語雙承上文一揚一抑因去取未決故又着成伯重贊昭伯作斷然單揚昭伯却借惠伯語暗作抑筆單承而用雙筆用筆方無偏枯之病最當法之讀

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邊

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

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

公遂行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駕音

也。

向戌首創此盟而首畔之所謂名士如
書餅者耶。

●陳氏評同上

●微明也昭三十年傳微過之注文一
云微驗也。陸氏

徵作懲 開本校勘本

春秋左傳

○前分○後合○之法○
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恤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反。
○遂行遠對不在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
之隙不以此

廢好故
日禮。
告人蓋告喪而不告官者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
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卷十八終

